

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寿光县委员会

寿 光 县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内部刊物 (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寿光县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月

政协四届寿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张继功（兼）

副主任：蔺嘉德 张美林

顾 问：郑雨田 王士明 李 华

委 员：杨聚勋 杨佃贤 张祖培

孙登甲 张英武 朱素英

吴兴禄 张龙云

目 录

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李先念	(1)
民国期间纪台匪祸见闻.....孟观亭	(3)
松木今昔.....蔺嘉德	(34)
回忆陈大姐少敏同志.....张精业	(49)
回忆王来西同志.....杨国夫	(73)
回忆1945年的讨张战役.....杨国夫	(79)
英勇善战的指挥员——王荣照同志	
.....李廷奎	(90)
大家洼的毡业生产.....王兆南	(103)
柴庄土陶业.....崔永善	(124)
回忆中立钱局.....王耀臣	(142)
略谈寿光冬韭栽培.....刘志信	(160)
山东大学1946年—1947年学生运动回忆	
.....刘冠文	(184)
林一生校长传略.....寿光三中校委会	(221)
寿光三中学校简史...寿光三中校委会	(223)
附寿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

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许多朋友和同志，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孜孜不倦地撰写出大量的史料，又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编印成精神产品，广为发行和传播，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光荣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李 先 念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民国期间纪台匪祸见闻

孟 观 亭

1929年夏，寿光县长于信忱令各区成立民团维护地方治安。我接受寿光地下党组织县委书记王云生的指示：在纪亭区竞选团总，借以建立党领导下的地下武装。我参加竞选，担任了副团总职务，带领队长一人，团丁20人驻防纪台村。团总侯敬斋带部分团丁驻弥河西胡营镇。在此期间我有机会了解到自1914年至1929年期间纪台附近土匪猖獗的情况及产生根源，现追忆如下，供作参考，事隔六十多年，记忆难免有错讹，还望知情者指正。

从清帝退位，民国建立至1930年张贺元担任县长前，寿光县属北洋军阀统治范围。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是“土匪如毛”。虽经高钩、邹允中等县知事“悉力剿抚”，但匪患却

象瘟疫一样，愈剿愈烈，抢劫、绑票、截径等案件层出不穷，使群众无一日安宁。全县遭抢上百家、遭杀几十人的大案暂不说，只说纪台附近二十四个村遭匪劫者，数字就很惊人。我担任纪亭区副团总后，曾对所辖纪台附近二十四村所发匪案作过统计，仅1914—1929年这15年中就发生匪劫四十多起，有些是我亲历亲闻。我把记住的几起述说如下，以供解放后生人，不知“土匪”为何物的中青年增加点历史知识，从对比中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方面不无帮助。

民国初年，纪台是个较为繁荣的小村镇，也有几家象样的店铺。其中一家烟丝铺获利颇厚，铺主是山西人，叔侄二人亲手经营。把旱烟叶切为细丝，经加工炮制，香味袭人，用印有商标的厚纸包装后即在市场出售，每包售现金40枚铜钱（中有方孔的制钱），如系赊欠年终还帐，要每包50枚。当时吸纸烟者尚少，吸旱烟袋者多，所以这种烟丝畅销市场。他叔侄二人只在纪台和谭家坊两处集市出售就供不应求。1914年旧历腊月23日，他们在谭家坊集上售完烟丝，收齐欠款，已是下

午。吃罢饭，把所收铜钱装入袋内用毛驴驮运，满载而归。当行至北傅村董贡生家之松墓田时，已是黄昏。此时突然从松林中闯出土匪五人，黑布蒙脸，只露两眼，手执刀棍蜂拥而上截住去路，叔侄二人吓得魂不附体，任凭他们把所有铜钱抢走。待匪徒走远，才牵驴哭着返回纪台。遂即急忙收齐欠帐，于28日回了原籍。这是民国以来纪台附近发生的第一次匪案。自此以后匪案便接踵而至。

翌年春，常益斋被洗劫一空。益斋号太谦。家住纪台村东端。家道小康，好为人解决争端，颇为公正，是一位稍有名望的乡绅。自以为办事耿直厚道，不会被人怨恨而遭受横祸，但他只知“忠厚传家远”而不知“财帛动人心”。一天夜半，在他高枕安睡，毫无戒备的月黑天，十几名不速之客降临其舍，越墙开门闯入。先把益斋上绑进行残酷拷打，勒索金银，逼出元宝二十多个，后将家中铜元和绸缎衣料抢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次日报县，县知事李书田派帮审乘官轿带衙役、巡警等30余人前来办案。村中百姓及苦主均认为“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定严惩凶顽”，哪知他们查看了益

斋伤势和询问了一下被抢财物后便在益斋家大吃大喝，然后叫来庄约训斥一番，限令查清匪徒下落报县，接着吸足鸦片烟也扬长而去。官府这种作风，不仅给苦主加重了负担，而且也给土匪抢掠开放了绿灯，土匪更加胆壮了。

当年冬天就出现了放火杀人的匪案。纪台村西靠弥河东岸的一个小村叫王家庄子，村中一家土财主，大号忘记，只记得外号叫“羊栏”。日子过得较宽裕，听到土匪猖獗，打家劫舍，他便采取了预防措施，在院中修筑了一间小土楼，晚上关锁门户，睡在楼上层，以防土匪绑架。可是就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来了土匪六七人，驯熟地闯进院子，在小土楼周围，堆上高粱秸和一些杂草烧柴，放火烧楼，把羊栏活活烧死，然后翻箱倒柜，搜去所有值钱财物而去。天明报县，县知事尹志皋派来马步官兵20多人，查看了受害情况，便在羊栏家吃喝一通，又要上了十五块现大洋的烟茶费和鞋钱（因办案跑腿穿鞋），就叫来庄约（村中选出来应付官差的人）训斥一番，勒令迅速查明匪徒住处，报县捉拿，发落完毕回县而去。小小庄约到哪里侦察匪情？即

使有所风闻，怕土匪报复受害，也装聋作哑，不了了之。其实这次匪案，还是他本村人董连芳勾结土匪来烧抢的。事过后董匪还在人前说风凉话：“土匪本来不想抢他，可他盖上楼想与土匪较量一下，怎么样，不是弄了个人死财空，今后看谁家还敢盖楼？”村里人有所了解也不敢吭声。直到后来，董匪一伙于1926年被王子修副旅长招了安，去攻打蚌埠时被炸死，人们才敢讲这件事。足见当时土匪淫威，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就是遭受抢掠也不愿报案了。

1916年，各地土匪更打着反对袁世凯的旗号拉帮结伙公开进行抢劫。益都县张家阳村外号叫“霹雳”的土匪头目，他借反对袁世凯实行帝制，啸聚土匪四十多人，占据淇山称鲁东大王，四出抢劫。旧历六月间的一个晚上，霹雳率其喽罗一手执火把，一手拿刀枪，闯进纪台村南的安家庄，把安立合家抢个净光，一哄而去。安立合慑于土匪淫威，只有暗忍，不敢向县报案。

由于土匪猖獗，官府又应付了事，老百姓便自想办法。各村修筑围墙，旧有的加以修补

加固，无有的重新修筑。村中成立联庄会，青壮年组织起来，手持长枪大刀，或用土枪抬炮，有的也用上洋枪。站岗放哨，晚上关围子门，上墙站岗，发现匪情鸣枪报警，群起反击。村与村之间相互帮助，一村遭匪，邻村鸣枪支援，这样大大镇住了土匪。淇山土匪二次又来抢安家庄时，就碰了钉子，扫兴而归。他们到了村边有壕沟围墙阻挡难以进村，只在村外放枪示威，联庄会员也在围墙上借女墙掩护，鸣枪还击。土匪虽然凶狠狡猾，但无攻城器械，又无摧毁围墙的火器，也无可奈何，只靠呐喊恫吓也无济于事。各村听到枪声后，也都放枪打炮以示助战。小股土匪，只靠乘人无备，抢劫财物还可以，轮到冲锋陷阵，攻打城池，还是力所不及。加之作贼心虚，不敢久攻，打了一小时后就有不少人受伤，也就只好撤走。从此以后，老百姓见到靠自己团结御匪，胜似报告官府，就更加加强防备。土匪见无机可乘，亦不敢再来骚扰。从1916年至1919年纪台附近未发生匪案。此段时间匪患减少的原因除各村组织联庄会加强预防有关外，与县知事高钧剿匪有方也有很大关系，高

钩字韶青，江苏省武进人，剿匪认真，办案严厉，在肃清匪患中很有功绩，县志曾为之立传称颂。群众也交口赞扬。

1919年后，明火执杖的盗匪少了，但绑票勒款的土匪却多起来。他们的劫掠方式不是黑夜杀人放火，明抢明夺，而是绑人质勒银钱。这些土匪化装成百姓，或在村中结交上“勾子”（勾结土匪的坏人，勾引土匪作案，分一部分赃物）。选好绑架的对象，一般是富裕人家，有钱可拿，有家产可变卖的农户。再探好路线和所绑对象的住处和行动规律。然后由土匪三、四人，于白昼或早晚时间，携短枪将人质绑去，这叫“请财神”、“架票”、“绑秧子”。临行留下帖子，写明家主到指定地点、时间，带多少现金，去赎回人质。家主即凑银钱，或借或贷或变卖宅园田产，凑足钱数，前往赎人。如期不赎，土匪即将人质杀害，叫“裂票”。有钱人家当然积极筹款赎人，即使无钱人家为了家中人得到生还，也得借贷银钱按期赎人。这样土匪既得到实惠，风险较小，又不会落空，所以绑票土匪一时蜂起。

在纪台附近第一次出现绑票是1919年青纱帐笼罩四野的季节。纪台村西吕家庄有一吕清源，家道较殷实，土匪看上是一个“财神”。在一天傍晚，土匪二人躲在村头。清源的孙子吕启明那年12岁，在村东门外小学上学。下午放学时，启明走出校门正要进村回家，一匪徒突然窜上将其抱住，捂上眼睛，堵住嘴巴，进入高粱地内远走了。临行把字条扔在路上，令其家长拿钱到指定地点赎人。吕清源一家发慌，男的跺脚，女的哭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人命要紧，后来只好按土匪要求，拿钱赎人。经过三次交涉，用了二十多天时间，交上三千元大洋，才把启明赎回。上高小时我与启明同学，问起此情，启明说抱去以后并未虐待，只是让他在屋里蹲着，不准到院中玩耍，给吃给喝，并逗他玩。看来并无仇恨之意，只是想给“财神”给点钱花花。后来家里交足了洋钱，他们也好好地将他放回来了。可是他家却欠下了一笔大债。

土匪绑票多是早找好目标，然后进行绑架，但有时也顺手捎带。1920年高粱棵起，一群土匪从南边蜂拥而至，目的是绑纪台

村西头外号叫“楼上”的孟宪仲，因他家富裕，家中有砖楼，所以人称“楼上”，土匪早有所闻，即来请这位财神爷。待走到纪台南面深沟时，忽然遇到二人。土匪把他们截住，分别审问。原来他二人都是纪台南面王府村人，到北面东方村赶集回来，天已傍晚，才遇上这伙强盗。匪徒问清一个叫阎同勋，是阎伦的次孙，家中是财主，便把他绑了；一个叫孟宪俊，家境不太好，便命他回村叫阎家带钱到指定地点去打对头（与土匪接头交款领人）。孟宪俊象漏网之鱼回家去了。

匪徒于晚饭后时间进入纪台西门，正遇上孟宪敏从大烟馆里出来，认为也是个富户也就顺手绑上。

然后他们一齐窜入孟宪仲家，亮出短枪，七手八脚把宪仲绑上，呼应而去。经一个月的交涉，他三人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用不同的银钱分别赎回。孟宪仲花了三千元；阎同勋花了两千元；大烟鬼孟宪敏只花了一千五百元。土匪勒索也有策略，根据家境贫富区别对待。这次匪案轰动很大。匪徒们一箭三雕，尝到了顺手捎带的甜头，更为猖獗；群众更加惊慌，

吓得傍晚不敢走路，天黑不敢出门，不仅富家怕匪，即使中户以下人家也谈匪变色，提心吊胆，尤其被绑之阎同勋，惊吓成疾，一年后病歿，人们的恐怖情绪更为紧张。自此后各村匪案就层出不穷。

1921年纪台村后之黄孟村魏延同之孙魏福庆被绑架，花两千元赎回。1922年王桥村的王兰坡之小儿被绑，花一千元赎回，此案系尧沟镇孟家庄孟繁道兄弟二人干的，1930年时被我们民团抓获送县后正法。1923年秋任家庄王法夏的儿子被绑架，花一千元赎回。此案系他本村人张大奎和邻村后曹的张来祥等五人干的。1929年我们民团抓获他二人，其他三人逃亡。搜出匣枪手枪各一支。他二人被押送县衙审问后处极刑。1924年秋黄孟村外号叫司马懿的被绑，花一千元赎回。同年王府村梁廷扬兄弟二人被绑，花一千三百元赎回。1925年王家辛庄子粮贩王××被绑，花一千元赎回。此案在1929年破案，系本村王允伟勾匪作案，其同伙逃跑，王被枪决。1926年冬纪台东头孟昭先的母亲被绑，交上四百元银洋后裂了票。至

1927年春在纪台东坡井内发现尸体，其家属捞回埋葬。此案系本村人孙奉×勾匪干的，1929年民团抓获孙奉×，其伙逃跑，只将孙送县处死刑。同年秋王府村孟庆吉被绑，交上三百元裂票，尸体始终未找回，其母疼儿心切，忧忿成狂疾，一年后病死。1928年埠头村赵来斌之二弟被绑，花一千元赎回。此案系魏家村魏道营与埠头村他岳父赵举人的儿子赵小八所干。1930年纪台民团逮捕赵小八，赵持枪反抗被击毙，缴获手枪一支，魏匪逃往大连匿藏。

此一时期（1919—1928）近十年，可谓绑票盛行时期，不仅纪台附近如此，即寿光全境也是此伏彼起不胜枚举，甚至一次绑去学生几十人的都有。绑架的对象由富家而转向中产之家，其手段往往既勒索又杀人，使被绑者人财两空。

1928年5月，北伐军打到济南，鲁督张宗昌失败，逃往天津日本租界保险楼。日寇乘机占领青岛。济南和胶济沿线火车站。鲁北鲁东地区呈无政府状态。张宗昌之残兵败将散入各县，号称“民军”，肆虐百姓。各地土匪也乘机